

楚
中 / 著



金殿重楼花间语

温庭筠传

小山重叠金明灭，鬓云欲度香腮雪。
懒起画蛾眉，弄妆梳洗迟。

照花前后镜，花面交相映。
新帖绣罗襦，双双金鸂鶒。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——《菩萨蛮》

金殿重楼花间语

——
温庭筠传

楚中 / 著

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殿重楼花间语：温庭筠传 / 楚中著. —北京：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，2017.1

ISBN 978-7-5639-5013-3

I. ①金… II. ①楚… III. ①温庭筠 (812~约 870)—传记
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79234 号

金殿重楼花间语——温庭筠传

著 者：楚 中

责任编辑：付春怡

封面设计：尚世视觉

出版发行：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邮编：100124)

010-67391722 (传真) bgdcbs@sina.com

出 版 人：郝 勇

经销单位：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：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
印 张：8

字 数：136 千字

版 次：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5639-5013-3

定 价：3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-67391106)

序 言

有人是幸运的，生在大唐盛世，黄金台前报君恩，终南山下论古今，是何等洒脱、何等快意。然而，他没那么幸运，那时盛唐早已成了传说，遥不可及。眼前，纵然还未有饿殍遍野的悲惨境况，却也到了王朝山穷水尽的日子。

遇明君，做贤臣，成就青史之中的一段佳话，是他与整个家族的愿景。虽然时日久了，他们与李氏皇族的血脉姻缘都淡得被世人忘却了，但在艰难挣扎的时节里，他们依旧固执地憧憬着。温岐，这两个字承载着族中长辈的厚望，也见证了他前半生于宦海之中的沉浮。

如若可以选择，为天子门下，做朝堂柱石，才是温岐的追求。可既有造化弄人之说，无情的上苍又怎能容得下一介草民自己选择呢？宫闱纷争，党派夺权，无数的阴谋裹挟着

他的命运向前。四十年的时光，足以让人叹一句物是人非。

从此，“八叉而八韵成”的名头取代了他的官衔，“小山重叠金明灭，鬓云欲度香腮雪”的闺阁辞藻换下了“鹏鹖诚未忆，谁谓凌风翔”的豪情。温庭筠，这位红尘过客，谱写出一首首曼妙诗词，点缀着繁华长安的梦。

斗转星移，盛唐的夜景化作太白诗篇中的锦绣，晚唐的凉薄便成了温庭筠词句之后的辛酸。再不会有人一次次讲着朱温灭唐的故事了，可某一个夜晚，笙箫声中，婉转的歌声中断然少不得他的故事。

花间鼻祖，晚唐风流，他的才与情，被光阴记住，仿佛为唐末的无助萧索添了别样的意味。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，可于温庭筠而言，恐怕更是种莫大的讽刺吧。字里行间太窄，红笺画卷太薄，通通承载不了他心头家国天下的分量。

“玉炉香，红蜡泪，偏照画堂秋思”，这是他的词，却不是他一生之中的所有。除却秦楼楚馆一曲笙箫一段曲，除却传说中与鱼玄机那朦胧美丽的情爱，他的生平事迹、他的失意与反抗、他的无奈与惆怅，是末世王朝的一阙哀歌。

也许，他的词已然足够美，美得叫人迷醉于个中意境，再添丝毫都是累赘。然而浓墨重彩的花间过往，如若没有金殿朝堂上的血泪掺杂，又如何能呈现出如此美景呢？

并非世上所有的美，都源于快乐，于词人而言亦然。几

十载光阴，他的失意、无奈与苦楚，以及最终的结局，或许都算不上是多么动人的故事。可到底，那是属于温庭筠的过往，是属于温岐的过往，它们都曾真实存在过。

目 录

第一章 谁家得意少年郎

- 第一节 山河日落 / 003
- 第二节 温氏才子 / 012
- 第三节 少年壮志 / 021
- 第四节 黄金台下 / 030

第二章 年少轻狂径自歌

- 第一节 策马塞北 / 043
- 第二节 蜀中游侠 / 053
- 第三节 射血有冤 / 065

第四节 叫天不应 / 075

第三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

第一节 等第罢举 / 089

第二节 吴越怀古 / 099

第三节 闲居野游 / 109

第四节 天降奇缘 / 118

第四章 何事常向别时圆

第一节 世事难料 / 129

第二节 羁游四方 / 139

第三节 屡试不第 / 149

第四节 天意人心 / 158

第五章 落梅横笛谁家事

第一节 唯念佳人 / 171

第二节	去归江东	/	181
第三节	襄阳遗事	/	191
第四节	空留长恨	/	200

第六章 野去烟花梦里游

第一节	游园惊梦	/	211
第二节	政院清风	/	220
第三节	方城终歌	/	227
第四节	大梦归去	/	234

第一章 谁家得意少年郎

第一节 山河日落

逸足皆先路，穷郊独向隅。
顽童逃广柳，羸马卧平芜。
黄卷嗟谁问，朱弦偶自娱。
鹿鸣皆缀士，雌伏竟非夫。
采地荒遗野，爰田失故都。
亡羊犹博塞，牧马倦呼卢。
奕世参周禄，承家学鲁儒。
功庸留剑舄，铭戒在盘盂。
经济怀良画，行藏识远图。
未能鸣楚玉，空欲握隋珠。
定为鱼缘木，曾因兔守株。
五车堆缥帙，三径阖绳枢。
适与群英集，将期善价沽。

叶龙图夭矫，燕鼠笑胡卢。

赋分知前定，寒心畏厚诬。

蹶尘追庆忌，操剑学班输。

——温庭筠《病中书怀呈友人》节选

元和七年（812年）的春天，来得格外早。或许是为了消除前一年里漫天飞雪留给人间抑郁氛围，或许是为了给贫苦之中煎熬的大唐子民一丝憧憬。在日头温暖的光辉下，田野里青葱的禾苗懒洋洋地吐露着芬芬，让看到这青翠的路人，都禁不住舒了心。

可日子并没有随着春天的到来渐渐好转，无论是守着一亩薄田过日子的庄稼汉，还是城墙脚下随人群讨生活的商贾，过得都是困窘而艰辛的。或许境遇再差一些，便是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。

在远离帝都长安的太原祁县（今山西祁县），温氏一族也是如此。虽然祖上大唐开国之臣温彦博由隋幽州司马，转而为大唐中书令，晋封虞国公，追赠特进，赐谥号为恭陪葬昭陵，成就了一个文人的最高辉煌，可正如古语所谓“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”，皇族之余荫尚且不能泽及身后二百年，何况温彦博不过一介臣子。

失去了富贵根基的温家，不过是普天下平民百姓之中的

一支，若真细细寻其不同于寻常人家之处，倒也是有的。他们以祖辈为荣，更以此自勉，这一脉的读书人一直相信，有朝一日他们将追随先人的步伐，立于朝堂之上，指点江山，笑看风云。

然而情怀并不同于机遇，温彦博逝世后百余年，温氏再无名臣，他们仿佛随着这个朝堂一起萎靡，甚至已然能预测到不久后的凋零。

一块方巾，一袭长衫，还有胸中的一片豪情，便是这个家族为数不多的能传承下去的物件。

并不富足的生活，让宗族谱牒与祠堂显得混乱而芜杂，清醒与不清醒的后人，在艰辛生活的压迫之下，脊梁早已不能撑起一个家族了。祠堂前的草愈发繁茂了，叫人分不清楚是青苗还是杂草，只能让它这般茂盛，纵然挡住了厅中牌匾，也好过使人瞧见那斑驳的砖瓦，平添一分烦恼。

可这些并不重要，至少比起流淌在血液之中的执着，这是不重要的。巍巍高楼历经百年风霜，终究逃不过残砖败瓦的命运，可这并不妨碍每一代读书人对于下一代寄予厚望。

即使他们所效忠的王朝，日薄西山；即使早在数十年前，一曲马嵬哀歌，唱断了那个万国来朝的大唐盛世。

人心萧索，世道萧索，整个王朝也跟着萧索下来。再无策马南山英豪雄辩，再无名典修撰流传于世。该有的、不该

有的，都统统随着雨水进入泥土，成了令人嫌恶的肮脏之物。

不过，凡事终究是有例外的。如殷商桀纣之暴虐，尚有如比干剖心以谏；如楚怀王之庸懦，尚有屈原投江殉国。文人的骨血，应当是一个王朝最后的尊严。

正是为了这样的尊严，为了给这走马灯般频繁更迭的王权斗争留下一丝清明，这一年出生的孩子，被族人命名为“岐”。

温岐，族人希望他如岐山之立于苍穹之下，又如西周之鸣凤，助天下重现一世繁华。这是个被寄予厚望的孩子，或者说，这是个被例行寄予厚望的孩子。凤鸣岐山，一鸣而惊天下，他的存在，注定了要为这个时代抹上另一种颜色。

只是此时，温岐还是一个孩子，顶多是个聪慧一些的孩子。日后再多的传奇与坎坷，都不是一时间能够看清的。

常言道：“三岁看大，七岁看老。”三岁的温岐就是个本本分分的孩子。他整日跟在爹娘身边，听着父亲讲些逸事旧闻，虽然有时颇为晦涩，他还是乖乖听着。

故事通常是残酷的，如伯夷、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，如司马迁之直言谏上，如梁鸿之东逃海曲，贤明之臣常常是时运不济、命途多舛的。更有甚者，为时代所不能容，唯有流落江湖，保全性命。

虽不能完全懂得，温岐却也有几分明了，当如何为臣，

如何为官。他开始体会到这个家族世代代的愿望，甚至在他懵懵懂懂的时候，便决定传承这份愿景。

只是还未等他的父亲一一教全，大唐又一次陷入风云诡谲之中，天下人都为之忐忑。

安史之乱过去不过五十年，天下一度陷入混乱。直到贞元二十一年（805）年太子李纯即位，在各方节度使混战中不得安生的百姓，才有了喘息了机会。

然而梦碎了，大唐强盛的日子到头了。那个满怀雄心削藩改制的皇帝，死于后宫之中风云诡谲。举国的哀思如潮水，在市井、在朝堂，汇成了洪流，却没能冲掉最后一丝疲敝，还天下一个盛世景象。

许多人，连同温岐的父辈亲族在内，都曾幻想有朝一日效力于君王殿前，他们将用毕生精力，为这个皇帝、为这个王朝，重塑辉煌。他们知道，这个兢兢业业的守成之君，没有玄宗那般风流，也就不会再唱一曲马嵬哀歌。

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之将倾。这般雄心与抱负，是天下读书人最痴狂的念想。

可这一切，仅仅是幻想。

元和十五年（820年），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李纯薨，李恒继承皇位，就是一个笑话。

普天之下，人们都在冷笑。

更有磨刀霍霍者，等的就是这头待宰羔羊，以便消耗掉所谓盛唐的最后一丝气象。

被禁锢在深宫中的日子久了，人难免会生出倦怠，若不出门去看看大好河山，岂不是应了故人空负韶华时光的词句？

于是，在东方刚露出一丝光亮的时候，皇帝便带着侍从车马，偷偷溜出了皇宫。他们策马疾驰在寥落的星辰之下，伴着耳畔的猎猎风声，恍若感受到了风雷齐动、万方共仰的豪迈。

这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这才是帝王应有的快乐！

然而时光自马蹄之下掠过，皇帝的快意风流，终究瞒不过朝臣，扛不过礼法。他的快活，毕竟不能带来天下人的福祉。

又是一场争执，关乎礼法，关乎性命，关乎这个国家何去何从。

朝臣想到的是齐武帝萧赜，是隋炀帝杨广。他们说的是万寿无疆、国祚万年的祝福，却清楚地知道世事更替乃是天道循环，生怕国家在这个皇帝手中走向没落。他们闭上眼，仿佛就能看到盛世繁华在异族铁蹄之下化为齑粉，从此长安再不复有鱼跃莲池、柳悬栖鸟的静谧。

可皇帝李恒想到的，是秦皇汉武。若没有汉武帝策马上林，如何有北驱匈奴开疆拓土，如何有司马相如一曲《上林